



杨柳风

肯尼斯·格雷厄姆 (Kenneth Grahame) 著

乔向东 译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

杨柳风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

肯尼斯·格雷厄姆 (Kenneth Grahame) 著
乔向东 译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柳风 / (英)肯尼斯·格雷厄姆著;乔向东译. —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16.8

(青少年世界经典阅读文库)

ISBN 978-7-5444-6929-6

I. ①杨… II. ①肯…②乔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1668号

青少年世界经典阅读文库

杨柳风

(英)肯尼斯·格雷厄姆 著

乔向东 译

出 版	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.ewen.co
地 址	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
邮 编	200031
发 行	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	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 1/16 印张 10.5 插页 1
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4-6929-6/I·0061
定 价	28.00 元

(如发现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)



译序：家园故事

乔向东

初次读《杨柳风》(The Wind in the Willows)时,我已 19 岁,大学二年级。好在知堂先生说这本书“的确是 20 世纪儿童(1 岁到 25 岁)文学的佳作……它没有同爱丽丝那样好玩,但是另有一种诗趣。”(据《看云集》)

在我的心目中,这是一本关于家园的最好的书。故事一开始,春天的气息使鼯鼠骚动不宁,于是他离开地底下的家去漫游大世界;故事结束时,满世界惹是生非的蛤蟆终于回到祖上传下来的蛤蟆宫里,体面地做他的绅士,他原本就是绅士。世人皆是远游人,为的是患上思乡病。弱柳、芦苇构成一片温情天地,字里行间,温情的微讽融为一体,正因为这一点,这如卡通一般美丽的童话故事竟传达出至为素朴、单纯、明朗的信念:对生活和家园的忠诚,就如河鼠忠诚于他那日夜流淌不息的老河。童话故事天真的奇想,不可思议地支撑起厚重的人类情感,包含着不少缺憾的生活一旦直接呈现在眼前,竟是如此欢愉。

但是书的作者肯尼斯·格雷厄姆(Kenneth Grahame)的一生却很不幸。格雷厄姆 1895 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,5 岁丧母,他寄居在英格兰伯克郡的祖母家,住在泰晤士河边一幢破旧的大房子里。他没能入读梦寐以求的牛津大学,亲戚们安排他进英格兰银行(The Bank of England)工作。他一生的两大爱好是创作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研究。他 40 岁结婚,婚姻并不美满。他有了一个儿子阿勒斯泰。儿子上床睡





觉前喜欢听故事，格雷厄姆在 1904 年的某个夜晚开始对他讲述一个关于蛤蟆、河鼠、鼩鼠、獾的连续故事。几年后，儿子离开家庭，他将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记录下来，最终就成了《杨柳风》。该书 1908 年出版，并成为一部经典作品。同年，他离开银行，大部分时间在旅行中度过，独自一人周游各处。1920 年阿勒斯泰死了。1932 年，肯尼斯·格雷厄姆去世。除《杨柳风》外，他还留下两本书：《黄金时代》(The Golden Age, 1895) 和《做梦的日子》(Dream Days, 1898), 深为英美不同年龄的人喜爱。

我着手翻译时，离初次读《杨柳风》已经有 7 年时间了，仍然一如既往地深爱这优美的故事。当初很为《杨柳风》没能像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一样在中国广为流传而深感遗憾，如今这遗憾已随时光流逝而消散，毕竟只有成长和变迁才能证实衷心的爱植根心灵深处，才能更多地理解心灵契合的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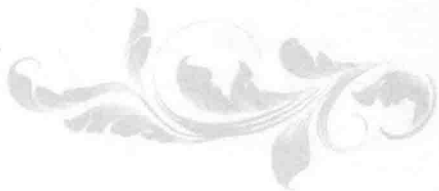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 录

译序：家园故事	1
河岸	1
大路	14
野林	28
獾先生	39
温馨住宅	51
蛤蟆先生	66
黎明门前的笛手	79
蛤蟆历险	89
皆是远游人	101
蛤蟆的第二次历险	117
蛤蟆的眼泪像夏天的暴风雨来去匆匆	133
英雄归来	149





河 岸



整个早晨，鼯鼠都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忙着大扫除。他用扫帚扫，又用掸子掸；一会儿爬上梯子，一会儿跑上土阶，一会儿又站到梯子上；一只手拎着桶白粉浆，另一只手拿着刷子。灰尘落进了喉咙里，落进了眼睛里，白粉浆溅满了他黑黑的皮毛；背也疼了，手也酸了。春天的气息弥漫了空中地下，钻进了他又矮又阴暗的小屋，引得他骚动不宁，撩起一股莫名的渴望。迟疑了一小会儿，他突然把刷子扔在地上：“真烦！呸！该死的大扫除！”不等穿上外套，他就跑出了房间。地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急急忙忙地叫他，他跑上又陡又窄的小隧道——那是他回答马车道上喊声的地方，碎石铺成的马车道属于那些离阳光和空气更近的动物。他不停掏着土，不停地刮、扒、抓，不停地抓、扒、刮，忙忙碌碌地干着活儿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上去！上去！”终于，“砰”的一声，





大鼻子伸进了阳光中，他滚进了暖暖的青草丛中。

“棒极了！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这可比粉刷房间妙多了！”暖烘烘的阳光照在他厚厚的皮毛上，柔柔的风拂过他发热的额头。他在地洞里隐居的时间太长了，快乐小鸟的鸣唱落在他迟钝的耳边，像是大声喊叫。不用大扫除了，他撒开四条腿，满怀生活的快乐、春天的欢欣，穿过草地，一直跑到远处的矮树篱旁边。

“站住！”一只老兔子站在沟边喝道，“留下六便士买路钱！”紧接着他又被不耐烦的、轻蔑的鼯鼠吓了一大跳。鼯鼠不慌不忙沿着矮树篱大步朝前走，一边取笑着急急忙忙从洞里钻出来瞧热闹的兔子，不停地打趣着：“洋葱酱！洋葱酱！”没等他们想出一句得意的回话，他就走过去了。兔子们互相抱怨起来：“你真笨！干吗不告诉他……”“喂，为什么你不说……”“你本来可以提醒他……”就像平常的情形一样，当然已经晚了，事情总是这样。

一切都那么美妙，仿佛不真实。鼯鼠在草地上东游西逛，他时而沿着矮树篱信步而行，时而跳过矮树丛；处处都有鸟儿筑巢、花儿含苞、树叶儿“沙沙”，一切都显得快乐向上、忙忙碌碌。他心里没有感到一点点不安，也没有“粉刷”的声音在叫，他只觉得满心欢喜：在忙忙碌碌的动物中做一只懒惰的狗！假日里最美妙的时光不是自己好好休息，而是在一旁看着伙伴们忙里忙外。

他觉得太幸福了，漫无目的地闲逛着。突然，他在一条宽宽满满的河边停住了。一生中还未见过河——这光滑、丰满、起伏不定的动物，一路欢笑一路奔跑，汨汨地抓住浮萍，随即又轻笑着放开，就这样跟那些漂浮在水面的、不停颤动的游伴尽情追逐嬉玩。整条河就像一条蛇、一堆碎片——闪闪发光、“哗哗”低唱；不断地打着旋，冒着水泡。鼯鼠恍然出神地遐想着，沿着河边一路小跑，像蹒跚学步的小孩跟在大人身





边，为大人讲的故事深深着迷。最后，他累了，在河边坐下来。流水潺潺，向他诉说着一段世上最美妙的故事，汨汨地从地心涌出，最终向永不满足的大海倾诉。

他坐在青草丛中，眺望对岸，比水面稍高一点的地方，一个黑洞映入他的眼帘。他做梦般地想着：多好多温暖的住处啊！对于要求不高、喜欢居住在河边的动物来说，这再合适不过了——比河水泛滥时节的水面稍高一点，又远离噪音和灰尘。他出神凝望着黑洞，突然，洞里有东西一闪，立刻又不见了。接着又闪亮了一下，像一颗小星星。但洞里不可能有星星，说是萤火虫，又太亮太小了。正当他出神凝望的时候，那东西对他眨了眨眼，原来是一双眼睛！渐渐地，一张小脸长出来，像画框一样罩住了眼睛。

一张棕褐色的小脸，长长的胡须。一张严肃的圆脸，眼里闪着光——那最初吸引他的闪亮。

匀称的小耳朵，厚厚的、丝般光滑的毛发。

原来是河鼠。

两只动物站起来，互相礼貌地打招呼。

“哈啰！鼹鼠！”河鼠说。

“哈啰！河鼠！”鼹鼠说。

“你想过来吗？”河鼠问。

“哦，谈谈就不错了！”鼹鼠有点生气地说，他对河、河边的生活还不熟悉。

河鼠没说话，他弯下腰，解下一根缆绳，慢慢向身边拉。他轻捷地





跳进一条小船里，鼯鼠刚才还没注意到船呢！船身漆成蓝色，里面漆成了白色，大小刚够两只动物乘坐。鼯鼠立刻被小船吸引住了，虽然他还不完全知道船的用途。

河鼠轻巧地摇着桨，轻快地划过来。当鼯鼠小心翼翼地迈步上船时，河鼠伸出前爪：“抓住！”他叫道，“行了！快上！”鼯鼠又惊奇又高兴：自己确确实实、稳稳当当地坐在了一条真正的小船的船尾。

“划船真的很有趣吗？”鼯鼠胆怯地问，他自己也这么想。他仰靠在座位上，打量着坐垫、船桨和桨架，以及一切奇妙的东西，感觉到小船在身下轻轻地摇晃。

“有趣？简直独一无二！”河鼠一边摇着桨，一边一本正经地说，“相信我，年轻的朋友，没有什么——绝对没有什么——能跟坐在船里悠闲地消磨时间相提并论。”他梦呓般地继续说着，“消磨时间——在船上，消磨时间……”

“看前面！河鼠！”鼯鼠突然叫道。

太晚了！小船撞到河岸上，猛地一斜，还沉浸在梦中的快乐水手，仰面摔倒在船里，四脚朝天。“在船里……或者在船边，”河鼠继续说着，一边微笑着爬起来，“在不在船里都没关系，这就是魅力！无论你远行还是留下，无论你是到了目的地，还是到了别的地方，或者你从不到别的地方去，你总是忙忙碌碌，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儿。一件事刚做完，另一件事又来了。如果你喜欢就去做，但最好别做。听我说，如果你今天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在河上漂流、游玩一整天如何？”

鼯鼠开心地摇晃着脚趾，挺起胸膛，满意地舒了一口气，得意扬扬地仰靠在柔软的垫子上。“那一定是美妙的一天！”他说，“我们这就出发吧！”





“等一会儿。”河鼠说，他把缆绳系在码头的铁环上，爬进他的洞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拎着一只大大的柳条篮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来。他把篮子递上船。

“放在你脚边。”他对鼯鼠说，接着他解开缆绳，拿起船桨。

“里面装的什么？”鼯鼠问，他好奇地扭动着身体。

“里面装着冻鸡。”河鼠简短地回答，“还有冻舌头、冻火腿、腌黄瓜、沙拉、法式面包卷、三明治、肉罐头、姜汁、啤酒、柠檬汁、苏打水……”

“哦，别说了！别再说了！”鼯鼠忘形地叫起来，“太丰盛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河鼠一本正经地问，“我平常外出旅行总带这么多东西，可别的动物总是说我吝啬，说我太抠门了。”

鼯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他完全沉浸在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中，为河水的波光、涟漪，为花香、水声，为阳光深深陶醉。他将一只脚伸进水中，做着长长的白日梦。河鼠向来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伙伴，稳稳地摇着桨，不去打扰他。

“我很喜欢你的衣服，老伙计。”差不多半个小时后他说，“等有了钱，我想买套黑天鹅绒的吸烟服。”

“请原谅，”鼯鼠努力集中起精神，“你一定觉得我很不礼貌，但是眼前的一切对我都太新鲜了，哦……这……就是……一条河。”

“是这条河。”河鼠纠正道。

“你真的住在河边？多么快乐的生活！”





“在河边、在河上、在河里，与河在一起。”河鼠说，“河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是我的阿姨，我的伙伴，河是我吃喝的来源，自然也是我洗东西的地方。对我来说，河就是整个世界，除此我别无他求，河所没有的不值得有，河所不知道的不值得了解。主啊！我们时时刻刻在一起，无论冬夏无论春秋，多少欢欣多少乐趣。二月洪水泛滥时，我的屋子溢满了水，那对我可没有什么好处，棕黄色的河水从我最漂亮的卧室窗口流过。潮水退后，地上露出一块块污泥，散发着像梅子饼一样的味道。烟囱上沾满了水草杂物，我在不湿脚的地方闲逛，寻找新鲜的食物吃，还有粗心的人从船上掉下的东西。”

“可是，难道就没有单调乏味的时候？”鼹鼠壮着胆子问，“只有你和这条河，没有动物可以聊聊天。”

“没有动物？哦，我不该责怪你。”河鼠宽宏大量地说，“你对这儿不熟悉，当然就有所不知。现在河岸地区已经太拥挤了，很多动物都要搬走了。哦，过去可不是这样。水獭、鱼狗和雌红松鸡整天游来荡去，总要你帮他们干点活儿——好像你自己没事可做一样。”

“那边是什么地方？”鼹鼠指着一大块林地，黑沉沉的林地勾勒出岸边草地的轮廓。

“哪儿？哦，那是野林。”河鼠简短地答道，“我们不常去那儿，我们是河岸居民。”

“难道他们——难道野林里的动物不好吗？”鼹鼠有点紧张地问。

“哦，让我想想。”河鼠答道，“松鼠都很好，兔子嘛，有些也很好，可是兔子很复杂。当然还有獾，他住在森林中心靠右一点的地方，就是付钱给他，他也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住。亲爱的老獾！没有动物去打扰他，也最好别去打扰他。”他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。





“哦，当然——也有些动物，”河鼠吞吞吐吐地解释道，“黄鼠狼、鼬，还有狐狸等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也都很好——我和他们很友好——遇见时就一起消磨一天，不过不可否认，他们有时也闹点脾气，哦，你不能完全信任他们，这也是事实。”

鼹鼠明白：过多地谈论，甚至仅仅是暗示可能有的纠纷，这不符合动物间的礼节，所以他抛开了这个话题。“野林外面又是什么地方？”他问，“那儿昏暗碧蓝，看上去像小山，也许不是山，有点像城里的烟雾，或者是浮云。”

“野林外是广阔的世界，”河鼠说，“跟你我没关系，我从没去过，也不会去，你也不会去，如果你多少还有点理智的话。请别再提了！终于到河岸口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吃午饭吧。”

小船离开主河道，驶进一个被陆地围起来的小湖，陆地上的青草皮一直延伸到水边，像蛇一样弯曲盘绕的棕色树根在水中闪亮，前面矗立着一座带有银灰色尖角的水坝，坝上长满风滚草，湿淋淋的水轮不停地转动，水轮上面是一座灰色磨坊，空气中充满沉闷的声响，间或还能听见磨坊里飘出清脆的笑语。这一切太美了！鼹鼠停下双脚，只是气喘吁吁地喊道：“哦，天啦！哦，天啦！哦，天啦！”

河鼠将小船飞快地划到河岸，帮助笨手笨脚的鼹鼠安全地上了岸，然后把柳条篮子递到岸边。

鼹鼠请求河鼠让他独自把食物取出来，河鼠很高兴地让他去尽情享受，自己则伸开四肢趴在草地上休息。他那兴奋不已的朋友把桌布抖开，铺好，然后把神秘的包裹一个个取出，将食物按秩序放好。每打开一个包裹，他就气喘吁吁地叫一声：“哦，天啦！哦！天啦！”不一会儿，一切都布置好了。河鼠说：“现在吃吧，老伙计！”鼹鼠乐意遵命照办，





因为他很早就开始大扫除，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吃点或喝点什么，大扫除仿佛已是好几天前的事情了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不一会儿，河鼠问道。这时，他们对饥饿的感觉已经减退了，鼯鼠的眼光可以从桌布上移开一点了。

“我看见一串水泡在水面上移动，”鼯鼠说，“真有趣！”

“水泡？”河鼠说，接着他快乐地咕哝起来，像是在邀请谁。

一张宽宽的嘴巴露出水面，水獭从河里走出来，一边抖着外套上的水珠。

“贪婪的家伙！”他指着食物说，“河鼠，为什么不邀请我？”

“这是临时想起的。”河鼠解释道，“介绍一下，我的朋友鼯鼠先生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水獭说。两只动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

“到处都吵吵嚷嚷的！”水獭继续说道，“全世界的人今天都跑到河上来了。我想到河岸来安静一下，却又撞上了你们这两个家伙！至少——请原谅——你知道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他们身后的篱笆里传来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去年的落叶还厚厚地堆着，一个光光的头露出来向他们张望，头的后面是高耸的肩头。

“过来，老獾！”河鼠叫道。

獾向前跑了几步，然后咕咕哝哝地说：“喂！伙计们！”

接着转身走开了。

“他这家伙就是这样！”失望的河鼠说，“他讨厌交际。我们今天不





会再见到他了。好了，告诉我们谁在河上玩。”

“蛤蟆在河上，”水獭说，“他驾着崭新的船，穿着新衣服，一切都是新的。”

两只动物相视而笑。

“开始时还没什么，他只是喜欢划船。”河鼠说，“不久就厌烦了，除了整天赌博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外，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开心。他去年造了一艘楼船，我们不得不去看看，假装很喜欢，他打算一辈子都在楼船里度过。可是无论他做什么，结果都一样，不久他就厌烦了，又去寻找新鲜的刺激。”

“不过他仍是个好小伙。”水獭沉思着评论道，“只是不安分，尤其是在船上的时候。”

从他们坐的地方，可以看见波光闪闪的主流被一座小岛一分为二。就在这时，河上冒出一条船来，水手——一个矮小、结实的影子——摇摇晃晃，卖力地摇着桨，溅起许多水花。河鼠站起来，向他打招呼，他是蛤蟆，他只是摇摇头，仍然专心地摇着桨。

“如果他还这样摇摇晃晃的，只要一分钟就会掉进河里去。”河鼠说完又坐了下来。

“当然。”水獭抿嘴一笑，“我对你讲过蛤蟆和螺母的故事吗？是这样，蛤蟆……”

一只蜉蝣摇摇晃晃地在河上漂浮着，被青春的热血感染着，逆流而上。一个漩涡冲过来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蜉蝣不见了，水獭也不见了。

鼯鼠低头朝下看，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，但他刚才趴着的草地上空空





的，望到天边，也不见水獭的影子。

河面上又冒出一串水泡。

河鼠哼起一首小曲。鼯鼠想起了动物之间的礼节：任何时候都禁止对某个朋友的突然消失发表议论，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根本就是无缘无故。

“好了好了，”河鼠说，“我们该走了，谁来收拾篮子？”他没直说，但似乎对此并不热心。

“哦，请让我来吧。”鼯鼠说。河鼠自然就让他去做了。

收拾篮子可没有打开篮子愉快，永远没有，但是鼯鼠弯下腰愉快地做着这一切。他刚把篮子装好，紧紧地扎起来，却发现还有一只盘子在草地上闪亮。等他终于又收拾好时，河鼠又指指草地：还有一把叉子，那可是谁都能瞧见的。终于，哦，等等，还有芥末瓶呢！他一直坐在草地上，却一直不知道还有芥末瓶——终于收拾好了，他竟然没有恼火。

太阳渐渐西沉，河鼠灵巧地摇着桨，向家里划去。他沉浸在梦一般的心境中，自言自语地说着一些诗一样的话，不太注意鼯鼠。鼯鼠午饭吃得饱饱的，很满足很得意，安静地坐在船上，就像在家里一样（他这么想）。他还感觉到有点烦躁，他突然说道：“河鼠，我想摇桨！就现在！”

河鼠微笑着摇摇头：“还不行，我年轻的朋友，要等你学一段时间后才行，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。”

鼯鼠安静了一两分钟，他对河鼠越来越嫉妒——他那么有力又那么轻松地摇着桨。





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：我准能摇得和他一样好。他突然跳起来，抓住船桨。

河鼠正凝视着水面，自言自语地念着一些诗一样的话语，他大吃一惊，仰面摔倒在座位上。得胜的鼹鼠站到他的位置上，信心十足地握着船桨。

“停下！你这蠢驴！”河鼠躺在船底叫起来，“你根本不行！你会让我们翻进河里去！”

鼹鼠高高扬起船桨，然后猛地往水里一划，他整个失去了重心，头朝地脚朝天地栽倒在河鼠身上。

他吓坏了，慌忙抓住一侧船舷，接着船一斜，河水猛地涌进来。

船翻了，鼹鼠在河中挣扎着。

天啦！好冷啊！全湿透了！他不断地下沉、下沉、下沉，耳朵里嗡嗡地响着。

他挣扎着将头伸出水面咳嗽，吐出咽下的河水，太阳多么明亮多么温暖。他觉得自己又往下沉，多么绝望啊！正在这时，一只有力的爪子抓住了他的脖子，是河鼠！他肯定在嘲笑自己，鼹鼠感觉到他的笑声，经过他的手臂、爪子传到了自己脖子上。

河鼠抓过一支桨塞在鼹鼠的胳膊下，又抓过另一支桨塞在他另一条胳膊下，然后跟在后面游着，把这个可怜无助的动物推到岸边，拖上岸放下。可怜的鼹鼠浑身湿透了，酸软无力。

河鼠用力替他按摩，让他把灌进肚子里的河水吐出来。他说：“行了，老伙计！沿着斜坡尽力小跑吧，直到身上干了、暖和了为止。我得

